

在華文兒童文學中，奇幻作品並不多。當外國的小朋友們歡快地追着《哈利波特》，翻着《納尼亞傳奇》想像進入異世界，跟着《提靈女王》治理國家時，我們的孩子們可能還在第N個版本的另類《西遊記》中打滾。面對孩子，我們的故事要不總是圍繞着古典名著轉圈，少了與現代的貼近；要不總是過分強調傳統美德，在「教化」上用力太猛，失去了閱讀的樂趣。再加上傳統對「怪力亂神」的忌諱，奇幻題材的創作則更加少了。

在台灣作家陳郁如看來，好的兒童文學，會講故事是王道。「再好的教條，再深厚的文化背景，再好的道德觀念，如果不能吸引小孩子的注意，都沒有用。對於奇幻來說，你可以寫得很複雜，然而神獸再酷，法力再炫，如果沒有一個好的精神在裡面，這種東西被架構起來，都會很空洞。」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陳郁如 活化《山海經》 為孩子寫中華奇幻

對於台灣的出版界來說，這幾年，奇幻的旋風又颳了回來。想當年，《魔戒》中文版的面世曾掀起熱潮，後來的《哈利波特》又創造了另一個小高峰。接下來的日子，這股熱浪稍稍沉寂，近年才又隨着《冰與火之歌》、《迷霧之子》等書的熱銷而回歸。陳郁如說，大環境的閱讀熱潮也許也帶動了本土作家們的創作，關於奇幻的中文作品也多了起來。但這些作品中，大多仍是適合高年級學生閱讀，內容可能比較暴力血腥，情愛比較露骨，給更小的小孩看不適合，而以後者為對象的奇幻作品，說實話，還是很少人寫。「我的書裡也有打鬥，但是不血腥，情愛的部分感動但是不露骨。」抱着這樣的原則，陳郁如用《修煉》三部曲，為小孩子寫出以中華文化為背景的奇幻故事。

從動物精的故事講起

陳郁如並不是傳統上的「文學人」。她早年在大學修讀化學，畢業後前往美國深造藝術，曾開過多個畫展。《修煉》三部曲是她第一次寫作嘗試，出版後卻大獲成功，更有香港學校購入她的小说，應用在中文科中，以鼓勵學生閱讀。

對陳郁如來說，寫作的動機很簡單。在家裡陪女兒讀書的她發現讀來讀去都是西方的奇幻故事，華文世界中相似的作品卻很少。「很可惜，我們沒有自

己的奇幻角色和人物，沒有以自己文化為背景的故事。」想要填補這個空白，她乾脆拿起筆來，以大女兒作為書中主角艾美的原型，從《山海經》中攫取靈感，寫起一個現代小女孩大戰上古動物精的故事。本來想着小作嘗試，卻沒想越寫越有興趣，筆下的世界也越來越自信，最後成書，竟是厚厚的三大本。「就寫作來說，我想要寫（和西方）不一樣的東西。有什麼東西是他們沒有的？希臘神話？吸血鬼？都寫過了。『修煉』這個概念，是一個道家的概念，這是國外沒有的。在道家的觀念中，人修煉可以長生不老，動物修煉則可以有人的外形，還有法力，這樣的故事比較傳奇。」

陳郁如並不是「古典控」或「歷史控」，寫《修煉》，她形容自己像一個「打掃的人」，一頭鑽到古代文化的故事中，猛然發現了塵埃深處的寶藏。「嘩，我們的東西真的好多，那麼多文物、古物，但是好像沒有人去運用。就好像把一些寶物放在倉庫中一樣。但只要拿出來擦一擦，放在櫃子上，就好像給它另一個生命的感覺，好棒！」

埋下伏筆 續集「在路上」

陳郁如形容自己的閱讀，用的是一個「雜」字。她愛武俠，愛推理，愛天馬行空的科幻。金庸和倪匡筆下的世界她心嚮往之，對於瓊瑤的粉色少女夢卻不大感冒。雖然是第一次寫書，陳郁如對

筆下的世界卻頗有野心。創作《修煉》前，她已為自己勾畫好了大致故事地圖，包括什麼地方埋下伏線，再在新作品中一一拆解。到現在為止，《修煉》出了三部曲，今年又剛剛完成了其前傳《未知樹的預言》，而在陳郁如的設想中，第五本、第六本也都「在路上」。由《動物精的秘密》、《千年之約》、《穿越神異界》所組成《修煉》三部曲，雖然是給小孩子看的，其中的世界卻一點不簡單。由第一本中12歲混血女孩艾美發現自己的神秘力量開始，故事就在古今時空中跳躍，在現代和傳說中自由切換。借由「修煉」這一動輒耗費千年的神奇行為，古典故事中的傳奇人物和神獸得以穿梭到現代社會中，這才有了後面層層推進的故事。這種設置，也可見作者的巧思。

「給小孩子看的東西，通常我們比較喜歡把《西遊記》再演一次，或把《封神榜》寫得白話一點。這也很好，可以讓小朋友用淺顯的方式來了解我們的經典文化，但有時好像少了些貼近現代生活的東西。」陳郁如希望看她的故事，小讀者們可以不知不覺地接觸到古物、學習到文化，而不是被刻意地「教育」一番。「在艾美對抗動物精的過程中，她要學會分辨善惡、抵抗誘惑。故事裡面奇幻的角色、古物很多

很多，《山海經》那麼厚一本，叫小孩子去看看不懂啊，就算讓大人看也會覺得悶，但如果是寫神獸和你去比賽飛翔，還可以用上高科技來幫助，那就有趣得多。我希望把這些古典元素以不經意的方式融入故事。」

陳郁如說，和《哈利波特》相比，《修煉》也是系列故事，每集亦能獨立成篇；但不一樣的是，《哈利波特》以哈利波特為主角，貫穿全系列，《修煉》卻想變換視角，「第一本的主角是艾美，第二本是她的媽媽，第三本是艾美，前傳又是另外一個。」這，是陳郁如給自己的挑戰，至於在續集中又會有什麼特別的設置，我們拭目以待。



重建小說與讀者的信任

法蘭岑的小說《修正》和《自由》一出版就驚動了美國社會，但在文壇的影響反而遠遠比不上讀者群的反應。小說並非橫空出世，這位來自伊利諾州瑞典移民家庭的憤怒中年，經過長時間的思索，見證了美國在新自由主義和反恐戰爭下的崩壞，其警世之作亦不僅為吸引社會注意的泛泛之音而已。另一方面，自第一部小說《第廿七座城市》到《修正》、《自由》，法蘭岑在這十多年來，一直在報刊上撰文，其中以1996年在《哈潑雜誌》撰寫的〈偶然做夢〉(Perchance to Dream)最為著名，法蘭岑後來修改了這篇文章，改名〈自尋煩惱〉並收錄在《如何獨處》這本文集裡。

在這本文集中，除了訴說自己的成長歷程和批判一些社會問題外，法蘭岑還發表與現今大行其道的觀念截然不同的小說立場，這也是《修正》和《自由》廣受歡迎又備受爭議的原因。其爭論點主要是小說和社會的關係。小說描述的是活在現實社會的人物，這是以霍桑為代表的美國小說傳統，小說家和讀者形成一種特定的社會關係，昔日每逢有小說面世，美國各地都有為數龐大的讀者群，小說成為社會的共同經驗傳承。然而今日保羅·奧斯特、菲利普·羅斯和安妮·普露等小說家的風格就側重於高度個人化的處境和故事，結果小說與廣大讀者絕緣而成為小眾（甚至學院）的讀物。法蘭岑說，一位唸女性研究的女大學生，除出於研究需要外，大概對一本女性主義小說不感興趣。

在書中文章〈困難先生〉裡，法蘭岑討論小說家威廉·加迪斯的小說時認為，小說是最根本的人類藝術，是說故事，是人們的真實人生，也是保守而傳統

的。作者並不贊同學院因為一部小說成為記錄某時代社會面貌的「人類誌」，而去慫恿讀者們進入一部小說，這些「謬見」（作者語）恰好是現代及後現代文學理論家最喜歡說的。也正是在這篇對加迪斯的文學評論中，法蘭岑批評小說家的小说《訴訟遊戲》(Frolic of His Own)怎樣搞砸了作者與讀者的關係，雖然加迪斯的志趣是反對現代藝術的，但他的小說恰好就充斥了如同現代小說般增加閱讀難度的文字元素、亂七八糟的邏輯，還有令人感覺「便秘」的「過久停留」。從讀者的角度去想，法蘭岑的話「不妨把小說想成愛人：今晚讓我們待在家裡共度美好時光」也許會被指責為「保守」，卻是大部分想閱讀一本小說的人的共同心願。也許法蘭岑這種以恢復小說的社會契約呼籲回到寫實的想法，不會被那些想拿文學獎和贏得學院青睞的作家們所接納，也有不少讀者喜歡「越難越讀」，而且不限於學術象牙塔的圈子裡，但法蘭岑提出了一個很有建議性的問題，即文學作品及其描述的經驗應否可讀可感的問題。

在十九世紀，小說家（如巴爾扎克）往往也是社會學家，但在現今的美國，不單貧富懸殊問題變得嚴重，文學藝術與大眾之間也存在着越來越闊的鴻溝，且不说阿多諾關於資本主義文化工業的論斷，沒有嚴肅的文學，大眾的心靈只會越來越萎縮，同時也越來越仇視被認為「高雅」和「個性化」的事物。另一個主導社會風氣的趨勢是電視，電視及各類電子媒體不單取代人們的閱讀，更取代了人們與家人和同伴之間的溝通。這意味着，在這個後現代社會中創作寫實的小說，不單是一種孤獨無償的事業，更是一種對抗

書評

文：彭礪青

《如何獨處》

作者：強納森·法蘭岑
出版：新經典文化



社會風氣（也就是對抗集體思維）的工作。相比之下，網絡世界的出現，對人的實質經驗更是一種摧毀，〈流亡的讀者〉對比了〈數位革命〉作者尼葛洛龐蒂和伯克茲的觀點，前者以「進步」的口吻預言

電腦將取代一切舊媒體，而後者認為小說經驗是不可取代的。伯克茲的重點是小說閱讀如何拯救了他，讓生於問題家庭或人生面臨危機的他找到人生意義，這不一定是答案，但更重要的是文學讓你清醒審視自己的一生，並且去想想自己需要甚麼。作者在〈自尋煩惱〉裡也說過，自幼讀小說（或文學作品）的讀者有兩類，第一類是從小保持良好的閱讀習慣，長大也不會找到小說（或文學作品）對他有甚麼動人之處；另一類就是孤僻的小孩，他們在小說中找到自己的世界，閱讀小說成為他們解決人生問題或抵抗這個世界的利器。在數位化的今日，仍可讓小說家告慰的是，只要有人覺得自己的人生有問題想坐下來思索一下的話，大概他的桌上就需要有一本小說。這就是文學的大用了。

書介

圖文：草草

提靈女王 I：真命女王的崛起

作者：艾瑞卡·喬翰森
譯者：鄧嘉宛
出版：大塊文化



本書電影版女主角艾瑪·華森：「我一個禮拜沒能好好睡覺，因為我無法不讀這本書。」二十一世紀末，地球發生環境浩劫，只有少數人類可以搭上逃亡的船隻，來到一處神秘隆起的陸地延續文明。三百年後，新世界有三個實力懸殊的國家：國勢最弱的「提靈」；由腥紅女王高壓統治的「卡梅尼」；礦藏最豐富、工業技術最發達的「卡達爾」。

提靈國的公主凱爾希從小隱身在偏僻的森林，直到十九歲才歸國登基，開始艱難的治國之途。沒有精神導師，沒有白馬王子，凱爾希只有智慧、正直、熱情與毅力。小說描述她為了生存所作的種種努力，而魔法、政治密謀、宮廷鬥爭，以及多元的人物、場景，更讓《提靈女王三部曲》系列內容豐富、精彩，成為一部引人入勝的長篇奇幻巨著。

神奇的舒壓着色畫

作者：漢娜·戴維斯、理查·麥瑞特、辛蒂·懷爾德
譯者：吳琪仁
出版：遠流



為美麗的圖形畫上色彩，可以讓人透過創意來訓練專注力與放鬆心情。本書收錄了多張美麗細緻的圖形，只要拿起筆開始着色，讀者就會體驗到畫出美麗作品的愉悅與滿足感。讀者完全不必擔心畫得不好或畫錯，因為在本書中完全沒有畫對或畫錯可言，只有不斷創作出令人驚艷的圖像的可能性。沒有任何規則或複雜的上色步驟，拿起畫筆，回到令人愉悅的塗鴉時光吧。

時光的彼岸

作者：尾關露絲
出版：聯經



2013年英國曼布克獎決選作品，一本少女日記的奇幻漂流，兩個美麗心靈的偶然相遇……16歲的東京女孩奈緒，身為歸國僑民子女，在保守排外的日本社會面對種種生活中的孤寂與同學的霸凌，寫日記成為她唯一的慰藉。她想在自殺前記下曾祖母，一位百歲禪宗女尼的故事。同時心中默默期望透過這本日記找到一位讀者、一個朋友，一個真正能夠理解自己內心的人。另一邊，小說家尾關露絲住在與日本隔著太平洋遙遙相望的加拿大西岸小島上，某天在海邊撿到被沖上岸的Hello Kitty便當盒，看到了裡面漂洋過海而來的日記。隨著一點一滴拼湊出日記中的內容，她被帶回過去的時空，進入奈緒的人生故事與她未知的命運當中，更參與了她的未來……整個故事充滿了小說家尾關一貫幽默的口吻，深入探討作家與讀者、過去與現在、事實與虛構、歷史與神話之間的關係，是一部充滿高度原創性的作品，以虛實難辨的手法，直指普世共通的人性，以及所有人對於「歸屬」的渴求。

太陽點名

作者：余光中
出版：九歌



本書收錄余光中八年來的創作，本詩集分成三輯：〈短製〉五十五首、〈唐詩神遊〉二十三首、〈長詩〉四首，共為八十二首，是余光中所有詩集中分量最重的。主題、體裁、語言變化更是包羅萬象，有幽默可愛的〈太陽點名〉，描繪名勝的〈阿里山謠〉，〈白眼青睞〉寫苦中作樂的就醫經驗，還有以唐人為師的仿作或遊賞名勝風景有感而發之作如〈下江陵〉、〈楓橋夜泊〉，因為美加上宗教感動而創作的〈大衛雕像〉等精彩詩作。

知日——日本禪

主編：蘇靜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從劍道、茶道、花道等傳統文化，到日本人的處世哲學，無一沒有禪的影子在其中。早年，禪宗的法燈從中原遠渡重洋，抵達東瀛島國，跟本土文化緊密結合，孕育出具有日本特色的禪；到了二十世紀，日本禪衝出亞洲，在西方世界發揚光大，反過來讓中國人重新反思禪的奧妙。知日，從知禪開始。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wp@gmail.com